

黃春明《放生》

◎梁竣瓘



放生／聯合文學／十月

黃春明睽違十六年的新作《放生》出版之初備受矚目，數月後更在重要的年度好書選拔中榜上有名，二者皆直接證明黃春明創作功力不減當年。

綜觀黃春明近四十年的創作史，作品約可分為四個階段，從輕薄短小的人生切片、走向鄉土人物、批判崇洋媚外者的嘴臉，一直到《放生》的省思老人問題，每一個時期皆有其特殊之處。在時間的流動中黃春明的作品有變

與不變，而《放生》的回歸鄉土，則說明了黃春明的關懷故鄉基調，在多年後的今天，仍根植其心，並呈現於作品之中。

自從在《文學季刊》受到文友與前輩的點撥和鼓勵後，黃春明的創作走向關懷社會大眾的道路。不論是故鄉宜蘭的小人物、離開家鄉到都市討生活的市井小民。他創造了許多典型性的人物，諸如：打鑼的憨欵仔、充滿母性的妓女白梅、捍衛家園的阿盛伯、兒子的大玩偶坤樹等，每一個階段都有其關懷的人物。他以其特殊的方式，凸顯台灣社會的問題，尤其擅長在社會結構變遷的過程中，緊抓住受衝擊人們的樣貌。「老人問題」是他自八六年起開始關注的焦點，他認為在這個變遷階段中，老人是面臨最大危機的一群。於是在他長期對老人的觀察之下，將老人問題用小說的方式為他們拍出一幅幅生動的寫真照片。

在《放生》裡，我們看到了各式各樣的老人問題：為了澄清自己並未謊報報紙新聞而氣喘身亡的現此時老先生、希望召回離家女兒秀英的獨居目盲老人阿木、等待兒子匯錢回家的打蒼蠅高手林旺懺、苦等服監兒子回家的阿尾夫妻、因「死去活來」而讓子孫兩度白跑一趟而感到不好意思的粉娘、期待享受含貽弄孫的長鬚老公公、受到年輕人喜愛的說故事好手石虎伯、期待和分別已久的兒子相見的吳黃鳳、以及在售票口為兒孫排隊買票的老人們，這些不同方式呈現的老人現象，說穿了就是因社會結構的變化，產生的兩代或三代之間的對待失調。老人們似乎一直在「等」——等兒子女兒回家、等著和孫子打成一片，甚至等著社會大眾對他們的認同。老人們年輕時為了家庭付出

張春榮 《極短篇的理論與創作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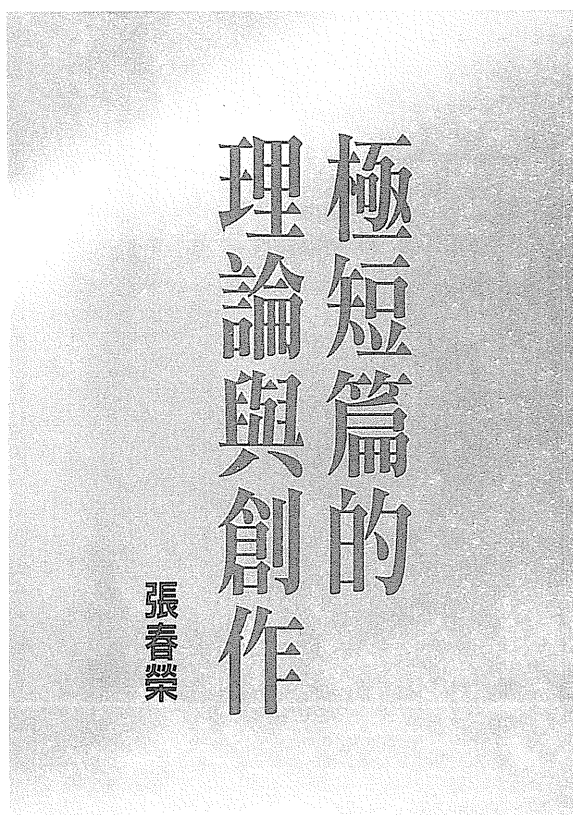
◎渡也

了全部的心力，晚年換來的卻是無窮盡的等待，他們沒有怨言，只能自嘲地過生活，靜靜地等著能有享受天倫的一刻。

黃春明偏愛老人的描寫，從早期的作品中即顯端倪。諸如〈城仔落車〉、〈青番公的故事〉和〈魚〉等篇，將祖孫之間相處的微妙關係，經由心理摹寫與生動的對話內容呈現出來。這個時期，黃春明是以晚輩的心境來描寫老人，因而掉了魚的阿蒼，無法證明祖父對於他失信是否諒解；患有佝僂的阿松，不了解祖母害怕女兒等不到他們而先行離開的焦急；至於阿明也難理解祖父青番公，何以絮絮不休地告訴他做為一個農夫所應該知道的經驗。到了《放生》，黃春明一樣寫老人，但卻是以一種感同身受的態度來寫他們，這似乎也一併表達了黃春明內心的感受、對社會變遷的無奈，以及期待政府重視社會福利的心情。

在寫作的技巧上，黃春明同樣運用了許多民間的文化遺產，包括傳說、俗諺，還有上一代流傳下來的生活經驗等等，鄉土氣質由此展現。在語言的使用上，這本集子仍貫徹了黃春明的語言觀，即運用生動的方言豐富人物的性格，但不以艱澀難懂的方言，增加讀者閱讀的困擾。而幽默風趣的適時穿插，也是承繼了黃春明一貫的風格，不同的是，《放生》裡的諧趣往往帶有無可奈何的情緒。

這麼多年來黃春明仍舊肯定小說的社會功能，他希望透過小說的方式，讓社會大眾能多關懷自己所生長的环境，而《放生》無疑是希望大家重視日益嚴重的老人問題，更期待政府能有完善的老人政策。



極短篇的理論與創作／爾雅／十一月

極短篇又稱小小說、微型小說，此文類的寫作在國內越來越興盛，然研究者寡，倒是一個極特殊的現象。國立台北師院張春榮教授非但創作、講授極短篇，亦研究此文類有成，去年底問世的《極短篇的理論與創作》即為成果之一，這本著作也是其升等論文，於學術界頗獲好評。

極短篇研究在海峽對岸則有斐然成績，順